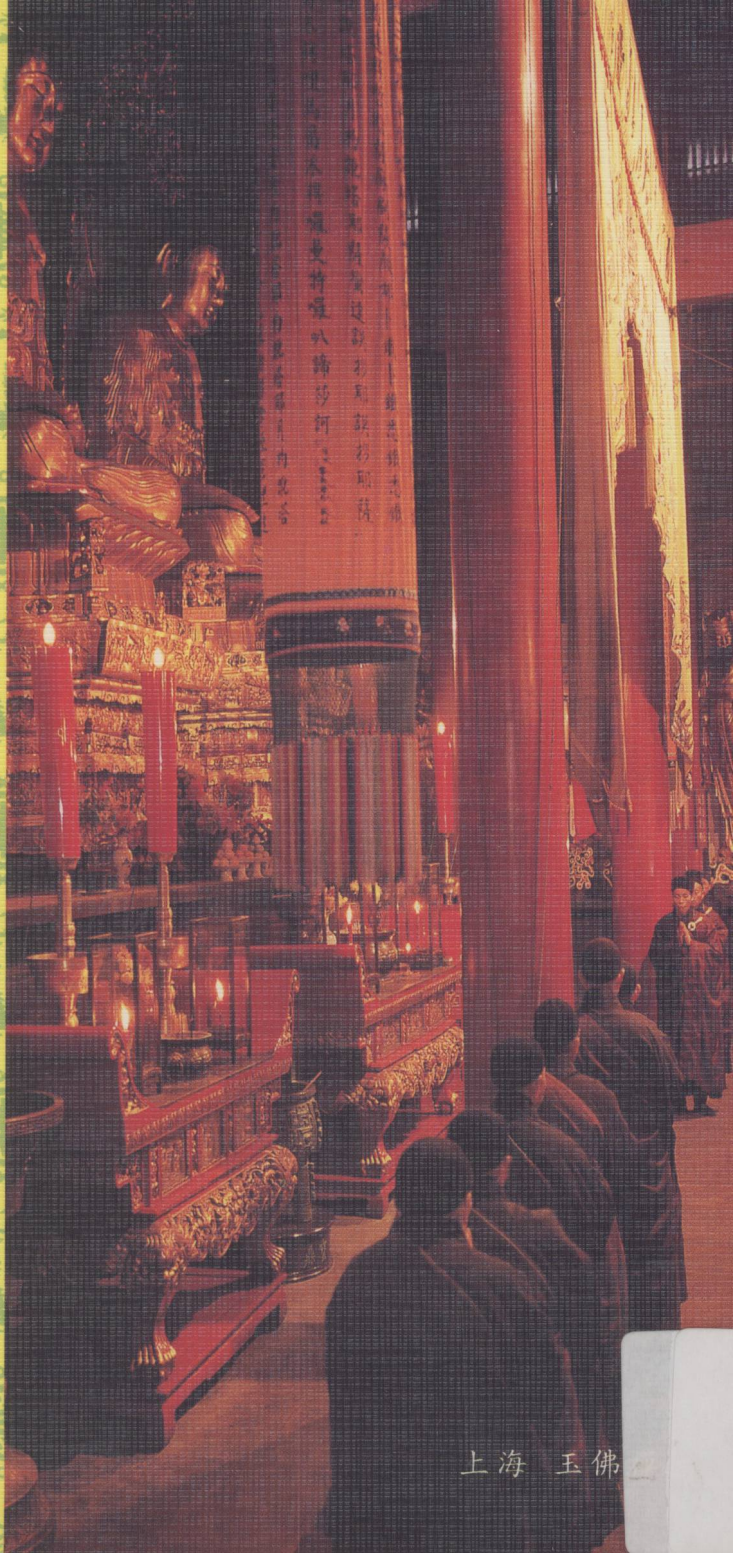


月溪法師講佛教人生觀

菩提叢書之九十四



上海 玉佛

B948
20/011

港台書

月溪法師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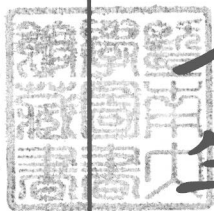
翟鏡銘筆記
弟子葉智尊編錄



月溪法師講佛教人生觀

菩提叢書之九十四

菩提印經會印行



◎回向偈◎

以此功德「願令眾生
常得安樂 無諸病苦
欲行惡法 皆悉不成
所修善業 皆速成就
關閉一切 諸惡趣門
開示人天 涅槃正路」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菩提叢書之九十四

月溪法師講佛教人生觀

出版者：菩提印經會

地址：臺北縣永和市23403勵行街92號

電話：(〇二)二九二四五—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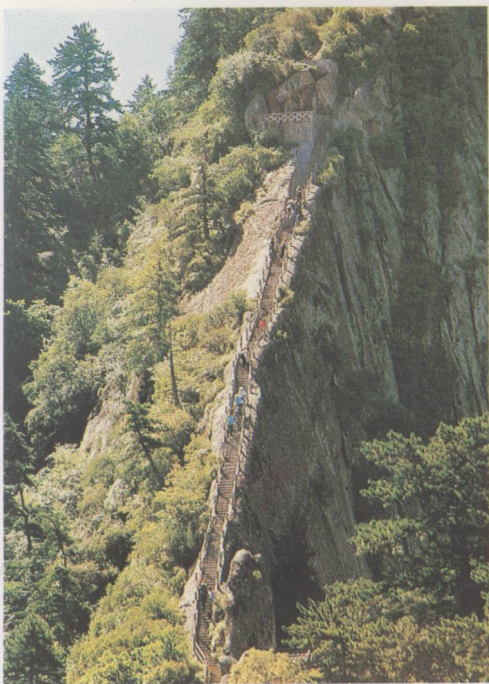
郵政劃撥：〇一二九七五八一—

帳戶：林清雄收

◎歡迎翻印・功德無量◎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六月
公元一九九九年六月
佛曆二五四三年六月

恭印



西嶽華山蒼龍嶺



從蒼龍嶺看華山北峰

浣溪紗 華山蒼龍嶺

竿杖隨身誇健頑

閑雲幽鳥共盤桓

偶從塵外拾清歡

努眼泥神宜吃棒

白頭座主勸加餐

多情山月照僧還

月溪

恩師感懷

勝跡名心不肯空 芒鞋錫杖伴孤蓬 烟霞乞取風塵

外法雨

頻施火

宅中漸

老未添

新髮白

倦遊合

憶故園

江天涯

盡人留

鴻爪

肯綮人思八指翁

余尚有八指在懷中

月溪口占



月溪法師明心見性後像

法師年二十四，應金陵法會之請，講楞伽經，遇開明尊宿，講示明心見性之法。尊宿告曰可去牛首山獻花巖問鐵巖大德師星夜往參，問巖曰，如何方法用功，方能明心見性。巖告曰，汝不可斷妄念，用眼根向，不住有無黑暗深坑那裡返看，行住坐臥，不要間斷，因緣時至，黑暗深坑因的一破，就可以明心見性矣，師聽此言，如飲甘露，由此用功，日夜苦參，形容憔悴，瘦骨如柴，至八月某中夜，聞窗外風吹梧桐葉聲，豁然證悟，時通身大汗，向窗外望，正是萬里青無雲，四更月在天，師數日後再往見巖，將所悟稟呈，巖曰，子證悟也，今代汝印證，汝再將傳燈錄印證，汝大事畢矣。



月溪法師的道場(香港九龍沙田萬佛寺)



牛頭宗道場、月溪法師證悟處(南京牛首山宏覺寺(佛窟寺、幽棲寺))



香港夜景

浣溪花倦游

流轉娑婆暗自驚

妙蓮花裡聽分明

繽紛花雨灑縱橫

大乘新參如有會

小窗幽夢總無憑

漫漫塵障幾時清

月溪



在廣州大佛寺講經像



在福州講經法會說法講經像

癸酉夏月天津佛教功德林講經

拈句
本來無種紀
再世哭不陳
認他手藝高
臨發美術匠
庶幾此近之
依榮成兩願
好似些菩薩
莫非是羅漢
凡所有的相
都曾是虛妄
本來真面目
究竟是什麼
月印三江小
日與萬里山

月溪法師講經紀念



從左起：陳顯昌、許顯昌、許顯昌、許顯昌、許顯昌、許顯昌、許顯昌、許顯昌、許顯昌

月溪法師在天津佛教功德林講經像



水月道場標指月

空花佈事示拈花

月溪法師在廣東佛山般若法會講經像



月溪法師肉身（金剛不壞身）鋪金供奉像

師於一九六五年（乙巳年）農曆三月廿三日，在香港講圓覺經，偶感不適，自知時至，信口說偈曰，講經說法數十年，度生無生萬萬千，待等此日世緣盡，遍滿虛空大自在。至晚八時，端坐入波涅槃，世壽八十七，佛臘六十八。

月溪法師講佛教人生觀 目錄

書皮封面（上海玉佛禪寺）

內頁彩圖

用佛法解釋人生真義（月溪法師講 翟鏡銘筆記）

月溪法師講佛教人生觀序（弟子葉智尊敬述）

月溪法師講佛教人生觀前言（弟子葉智尊編錄）

人生觀中的疑問

佛教人生觀

佛教人生觀結題

月溪法師成道碑（臨海屈映光撰）

印經功德名錄

印經啓事

一
一一
一三
一五
三九
七五
七八

用佛法解釋人生真義

月溪法師講 翟鏡銘筆記

今天我們演講的就是人生的真義，人生在世究竟爲些什麼？究竟應該怎樣徹底答覆出來？我們人類天天的活動著究竟爲什麼事呢？在一般常人的解答，人生無非求衣食住三件事，只能上事父母、中爲己身、下畜妻子，就是了事，但我們要問一問：人類生活是否正如這一樣的簡單？這是很值得我們去尋求的一個問題。

孔子說：做人應該要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入手，這就是聖賢教人的外表修身方法，至於內部修心，便有浩然之氣這一類話，如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就是聖賢解釋人生的真義。

老子是主張無爲的學說，他說：「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他以爲人生是向後的，所以要絕聖棄智，莊子所用的大概也是這種道理，他說：人生最苦的莫如有才能，因爲人們有了做事的本領，就是造成許多罪惡的根源，例如古今有聰明的人，他們整天只知胡天胡地，小則愚弄欺詐，大則禍國殃民

，所以他們解釋人生真義便要「無能」。

說到楊朱的主張「爲我」，他以爲人生根本是自私自利的，故雖然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和他相對立的一派，就是墨翟的主張「兼愛」，他又以爲有了「人苦如己」之道，則四海之內皆兄弟，自然沒有鬧起紛爭的事情，這樣天下可平、國可治了，這就是他們的解釋人生真義。

到了宋儒周、程、張、朱、陸象山，明王陽明之輩出，他們一味循著規行步規的墨守聖賢法則爲修身之本，王陽明他說：修身可以分爲先天的和後天的兩方面，一念不起就是先天，一念起就是後天，對於修身的方法，他又主張無善無惡一念不起，一念起知善知惡，這就是王陽明的解釋人生的真義。

近來有回回教的教義，是主張人生來是受苦的、有罪惡的，所以須得祈禱阿拉請求上帝保佑，這就是回回教解釋人生真義。

但據西洋各家哲學的解釋，人生就是因爲有種種慾望，可別之爲兩類：一是所求得的，一是清淨的，婆羅門教著名的學者泰戈爾前數年說過：「人類本生在天上，不幸，因生愛念而墮落凡塵，若然我們把愛念斷絕，仍舊可以回返天上

。」這就是婆羅門教的解釋人生真義。

中國從前有些「浪漫派」的文人，像陶淵明、蘇東坡、李太白等，終日遊山玩水，逍遙快活，專一講求自我，他們以爲「淡薄世情」才是人生真義。

有一類「野心派」的人們，以爲人生須冀圖成就一件勳功偉業，做些轟轟烈烈的驚人之事，就可以名留萬世。有些「冒險派」的人，他們抱定時勢造英雄和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的宗旨，苟凡有機可乘，他們則必亂幹一遭，而僥倖在社會上獲一席之地。又有「享樂派」的人，他們以爲家財豐足，自己有了金錢便可以安然納福，一切可勿顧慮。但另有些「悲觀派」的人，他們的感覺與前就大不相同，以爲人生如夢一般，彈指數十年則變成枯骨了，所以在世只求隨遇而安就算罷事，以上就是各派人的解釋人生真義。

這裏已經舉出十幾派關於解釋人生真義，話也許說得太久長了，但是我們用佛法的解釋人生真義又是怎樣的？在這個問題未解答以前，讓我將以上所列舉的各家學說略爲批評。

常人說人生是求衣食住的，但人生是不是生來就爲著衣食住？自然是一個問

題。若謂人類生來是爲著衣食住，牛能夠食草又能夠耕田，馬能夠生馬子，人類祇爲著衣食住工作而來，是與禽獸有什麼分別呢？但是人類係有理性的，禽獸係沒有理性的。

孔子所說的要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這是我們各人應該做到的事，並不一定十分稀奇，正如一個人應當做好人不去做賊仔的一樣不稀奇，至於要講修心的浩然之氣，恐怕太過杳茫，說出來人人能懂，照浩然之氣來解釋，就是思想不動，但是人類係有靈性的動物，除非一息不來，怎麼能夠思想不動呢？這樣恐怕人類不能夠做得到。

老莊這一派的主張絕聖棄智，不求想出一個根本的補救人類過失的方法，至偏於向後開倒車，煞是可笑，那麼人類是有上等的智識，豈可與下等的動物無知無能一樣麼？

楊朱的「爲我」將來一定不知成何世界，故此說不攻自破，墨子的「兼愛」原來是好，只要問人人能否依住實行？如果大家沒有存住這種心理，不是就受少數奸人所愚弄，譬如有某官吏他宣言替人民謀福利，訂定許多有利人民的政策，

來維護人民，但其假心假意，掛羊頭賣狗肉，表面雖是造福人民而其實遺害地方，這就是受了兼愛學說所蒙蔽，假使能夠做到有勢有錢，但是不過欺騙一般下等智識的人，若被上等智識的人瞧他，那值一文錢呢？

宋儒之以聖賢規範爲修身之本，這是對外邊所說的話，如果問他自己心裏能否做到？自然是一個問題，這是未免墨習古風，須知真理是受時代所影響的，昔日的哲理名言未必盡符現代之用，王陽明的良知良能修心養性的主張，雖自成一家的言，但先天後天不難分辨，照先天後天的解釋，思想不起就是先天，思想起就是後天，但是我們的思想起與不起本屬至尋常的事，這樣來解釋人生的真義有什麼意思呢？

又西洋哲學者主張人生有慾望須求，滿足慾望才能達到人生的快樂，雖然慾望是達到人生目的的一種手段，但也不能算得就是人生真義。

至於耶教因爲說我們人類遠祖生於樂園，因忘記日常工作，所以上帝把他們降世受苦，這是正是不知幾千萬年的事，而上帝仍然把這種罪惡加諸我們人類的後代，那麼上帝太不仁啊！至謂死後生天未免神話了。

婆羅門教盛倡人類因有愛念，所以務須把愛念斷絕，若愛念斷了又生、繼了又續，又便是永不能夠辦到的一回事。

其他好像浪漫派、野心派、冒險派、享樂派、悲觀派等等各持一說，究竟是屬於偏面理由，未能澈底答覆人生的真義。

這樣總觀各家之言，都是零碎的、不完全的答案，現在我開始講到佛法。

佛法是怎麼地解釋人生真義呢？這個解答是十分簡單而很明顯的，就是「菩提心爲本，大悲心爲用」。

甚麼是菩提心呢？菩提本是梵語，作覺悟解，又甚麼是大悲心呢？大悲心就是普救眾生的意思。

我們人類的日常動作整天忙著亂著，因爲人們有煩惱是非、喜怒哀樂，也就是人人有了腦根由思想變化而來，但是腦根思想又從何而來的呢？許多人說這些東西都是人做成的，與生俱來的，其實也不盡然，人之有煩惱是非、喜怒哀樂都不過是一種「因緣作用」罷了，什麼叫做因緣呢？譬如說我們看見人家穿了很漂亮的衣服，便自己也想做一套來穿，這所看見漂亮衣服的就是我們的眼，而思念